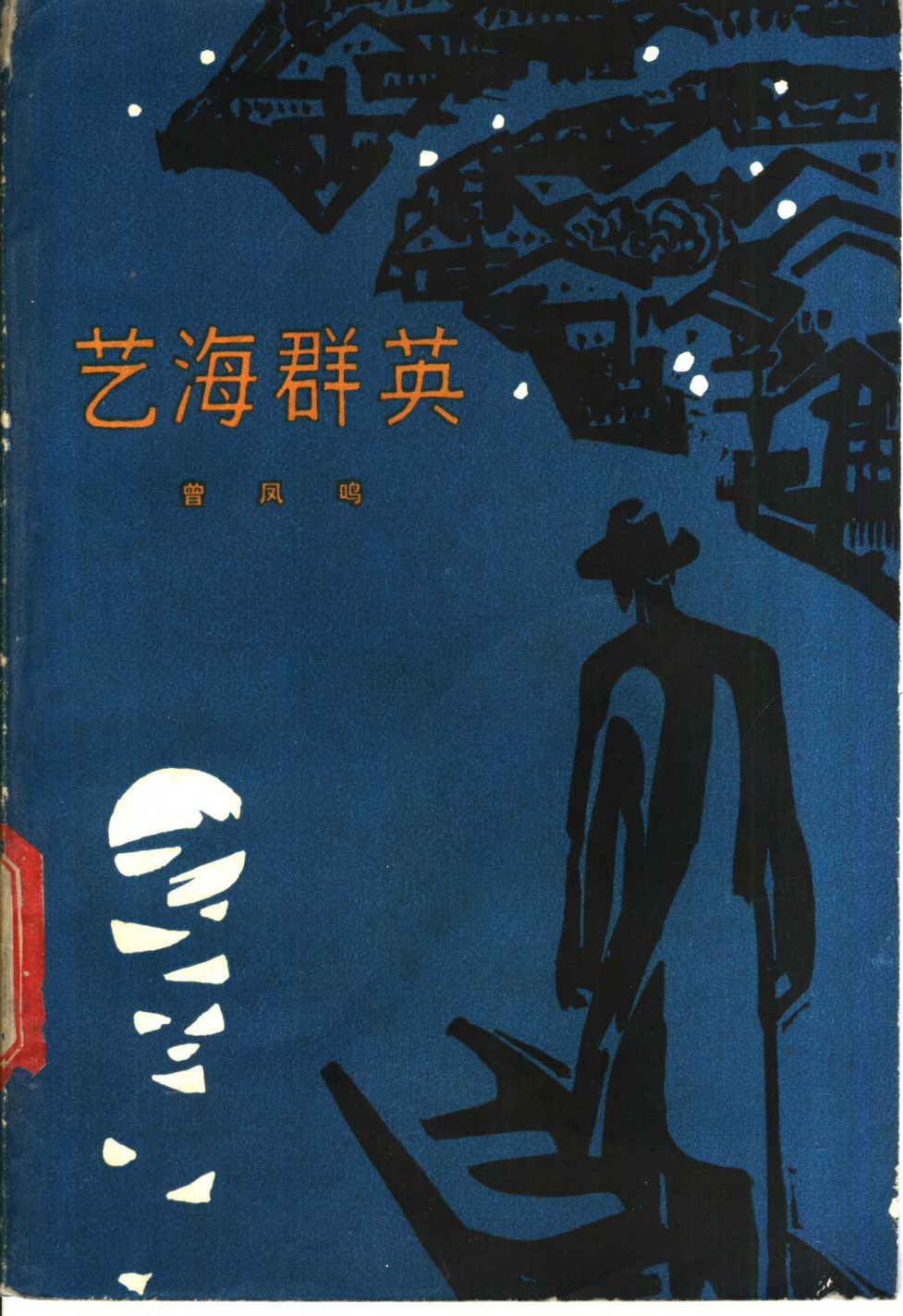


艺海群英

曾 凤 鸣



评 书

艺海群英

曾凤鸣著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艺海群英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字数 3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壹 印张 15.125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27·017 定价 1.10 元

内 容 提 要

《艺海群英》是贵州著名评书老演员曾凤鸣创作的一部新评书。讲述红军长征渡赤水北上时，为牵制敌人，留下战士游沧海以说书为掩护潜入太平镇，发动各业穷苦艺人和工匠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游沧海依靠群众，利用反动地方武装头子俞华堂、俞宏昭父子矛盾，救出花鼓艺人柳大嫂、柳春红。又在县城使游击队化妆成马戏团，大闹保安司令屠马刀的堂会。继而在古佛寺与游击队里应外合，活捉假意出家的俞华堂。因叛徒出卖，游沧海被捕，在浴虎洞被游击队救走。后来，游击队用“驱犬追山”、“扬腹剖背”等战术，一举消灭了屠马刀和俞家父子及其反动武装，胜利地向川南地区转移。

目次

一	平地惊雷	1
二	山谷狂飙	24
三	九老峰上	45
四	锦旗风雨	67
五	异乡亲人	89
六	书馆枪声	111
七	花堂飞刀	133
八	益友婆心	157
九	故人初识	179
十	马戏场里	200
十一	园庭烽火	222
十二	枫香埡口	244
十三	战鼓雷吼	264
十四	辩理锄奸	283
十五	弄假成真	304
十六	佛殿硝烟	326
十七	烈火真金	348
十八	洞深水紧	369
十九	驱犬追山	391
二十	扬腹剖背	413
二十一	冤家路窄	435
二十二	波腾浪涌	457

一 平地惊雷

一九三五年的初春，平地一声惊雷，震撼着黔北高原的山川河谷，红军来了！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占据遵义县城，战旗指处，势如破竹，很快就渡过赤水河，打进川南去了。新年春禧，沉睡多年的荒山野岭处处山欢水笑，呈现出无限希望，万种生机。

太平镇位居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赤水河畔，是个鸡鸣三省的重镇。说它是重镇，不单是指太平镇靠山面水，地势非常险要，更重要的是，这块儿地方是盐务处仁岸运销局的转运点。这里人烟稠密，生意兴旺。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地方上的乡团保甲，明岗暗哨，密如繁星。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还美其名曰保卫地方治安哩！

元宵佳节快到了，独掌太平镇大权的俞华堂筹办灯节，忙了个不亦乐乎。他抱着一副忧喜交半的心情，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红军从附近路过的消息，他是知道的，这时举办灯节多不是时候呀！万一出了事儿，上司怪罪下来，咋个交待呢？如果停止下来，已经收到手内的偌大一笔灯捐，毫无报销借口，怎么能叫这煮熟了的鸡飞走呢！俞华堂想来想去，把心一横：要得富，险中做，上头没有明令禁止，灯节

照旧举办。这样一来，太平镇的老百姓真有吃不完的苦头哩！然而，话又得讲回来，哪里有吃人的猛兽，哪里就有搜山的猎人！

太平镇上川主庙的大殿外，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彩扎品——龙灯，狮灯，彩莲船，渔樵乐，义全交，虎牢关……真是应有尽有，看得人眼花缭乱。几个彩扎工人一边干活儿，一边聊天儿。”喂！杜师傅，今年的灯节，好象比往年都热闹哩！”青年彩扎工赵自全提问了一句，但他没让别人回答，又兴冲冲地接着讲下去：“你看，不单是扎的花样儿多，还有四乡来赶灯节的游艺也不少，灯节那几天真有热闹好看啊！”“嘿，是有热闹好看。”杜海清瓮声瓮气地讲了半截话，顺手摸出叶子烟杆，点燃一杆枝枝花抽着，也借此机会伸伸腰杆喘口气儿。赵自全听出杜海清话中有话，又刨根挖底地往下问：“嘿！你还不相信呀，哪年你老人家也跑不脱来帮着扎灯，比去年灯节，这回多了哪几样嘛？”“哼，你以为是那些会首么公①能办事呀？还不是拿着大家的骨头熬油，肥他们自己！”杜海清也没让赵自全回答，气忿忿地讲下去：“灯节捐按人头摊，每人一块大洋，太平镇上一千多户人家，好几千人口，你算算这该收多少钱？又开支出多少钱？剩下的又跑到哪里去了？千人②勒紧腰带饿肚子，当衣卖裤缴灯捐，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这多冤枉！”杜海清越说气越大，使劲儿地一挥那杆短叶子烟杆，啪的一声响，泥巴烧的烟斗带着还没吸完的烟头儿，吱一下飞出去老远，咣的一声摔成了几瓣儿。

① 会首么公，是对香会承办人的尊称。

② 千人，四川、贵州方言，指穷苦人。

他苦笑一声说：“嘿！砸碎了也好，省几个钱买斤豆芽儿过灯节吧！”赵自全没有料到这无意中的闲话儿，竟惹得杜海清生这样大的气，急忙掏出自己的香烟递过去：“莫气啊！杜师傅，抽我的吧！”杜海清闷不吭声地点燃香烟，连抽几口，喷出一股浓烟，自我打趣地一笑：“嘿，抽了你有钱的烟，却耽误了我无钱的工啊！”那几个彩扎工人听了，都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算了，身子掉下井，未必还挂得住两个耳朵！”“哎，打落门牙也只好带血吞，搥不得马蜂窝呀！”“搥不得马蜂窝？老子偏去摸老虎屁股！”杜海清刚才尚带三分苦笑的脸，顿时罩上一层愁云。哼！太平镇上的干人血汗都快被榨尽了，只有扑灭马蜂，除掉恶虎才有干人的活命。杜海清思绪如潮，半晌没有吸一口烟，木然地站在那儿不动。这时，从庙内的厢房廊檐下走过来一个人，指缝中夹着一支香烟，向杜海清陪着笑：“师傅，辛苦，借个火儿！”杜海清默默地一点头，把燃着的香烟递给他，又细细地打量着此人，只见他——

三十左右年纪，身材高大结实，圆脸浓眉薄嘴皮，举动言谈和气，灰布长衫合体，青裤白袜适宜，脚下草鞋穿得满耳^①。那怕早春寒意。看起来，岁月过得不富裕，熬过冬天不见多着衣！

杜海清细细地打量来人，半晌才开口动问：“老兄，高姓大名啊？”“兄弟叫游沧海，来太平镇贵地赶灯节，卖点儿小杂

① 满耳：线帮的草鞋，叫满耳草鞋。

货。”“路上好走吗？”“嗯，路上？好走也不好走，看你说的哪个方向吧！”游沧海显出一副久走码头的口气，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杜海清的脸色。杜海清停了停，忽又笑了起来：“好吧，不要叫化子打莲花闹——穷开心了，还是做活儿吧，初八完不了工，可不好交待呀！”说着，杜海清拿起画笔要干活儿，又转身向游沧海道歉：“对不起，有空再陪你摆龙门阵吧！”“我帮你传递一下东西，也掏点手艺嘛！”游沧海帮着把那些颜料碗搬过来，放在杜海清的顺手处：“大伯，搞你这行工钱高吧？”提起工钱二字，好象点燃了干柴堆，火焰一冲就起来了。杜海清忿忿地舞着画笔，两道眉毛不停地跳动：“哎！这世道干哪一行也不顺利，乖巧点儿能刨到几颗饭吃，弄不好也只有饿肚子，如果不走运的话，随时都会坐班房。”游沧海笑着一摇头：“噢！看你谈得那样悬乎，凭手艺卖钱你怕啥？此地不留客，还有留客处呀！难道说这太平镇上，就没有手艺人容身之处吗？就没有人爱这套手艺呀？”“哎，一言难尽呀！”杜海清显然不愿多讲下去，回头一看，赵自全和几个彩扎工人把另一只龙头也裱糊好了，那边还有新裱好了的狮灯头和两只彩莲船，都要等着他去描色，只好再一次辞客：“老弟，对不起，实在太忙了，改天再扯吧！”游沧海刚要转身离开，忽听坝子①内的一角有副公鸭嗓音传来：“喂！弟兄们，要麻利点儿呀！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耽误了上九天卯时开光点相，俞团总怪罪下来，大家吃不完可要兜着走呀！”游沧海顺着声音望去，见讲话的人也就二十多岁的年纪，瘦小身材，瓜子

① 坝子，指院落、空场。

脸白里带青，眉短眼小，鼻尖嘴薄，两排黑黄间杂的牙齿，一身青蓝短衣，腰拴一条皮带，外披一件光板没毛的短呢大衣，那样子就是一位跑二牌①的角色。这人连喊了两遍，看没有人回答啥话，伸长了颈子，拿鼻孔哼了一声：“哼！都是一些贱坯子，好说不听，非要挨几下才过瘾。”赵自全心里说：嗯，我的瘾正犯了哩！他丢下手里的活儿，几步走到那人的面前一站，拍得胸脯砰砰发响：“来吧，照着这里下手！”“甭！赵自全你这娃娃要干啥？我崔福友也不怕事呀！”“你不怕我也不怕，我这号贱坯子还没有和狗腿子打过架，不晓得是啥味道，今天也尝个新试试吧！”在坝子内做活儿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一齐涌到了崔福友的面前，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姓崔的，大家都是早觑晚见的熟人，说话嘴巴干净一点儿，咋个一竹竿扫一船人，你骂大家都是贱坯子，也抬高不了你呀！”“是呀！贱就贱在舌条长得太短了，要是能舐会拍，也不会穷卖艺，在露天坝里受冷哩！”“穷要穷得硬整，饿要饿得洁净，带血腥味儿的饭菜，吃起也不爽口；带狐骚气的衣服，穿起也发痒。”崔福友一看大家这股劲头，直吓得他双手发抖，两腿打颤，一步一步往后倒退，笃的一下，屁股杵在大柱子上。他哪能挤得动大柱头，往前一扑，叭！跌了个嘴啃泥，鼻血顺着下巴流，双手捂住鼻尖惨叫起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杜海清招呼大家静下来，慢步走到崔福友的面前，“福友，你睁眼看看，在坝子里做活儿的人，有你父辈的伯叔，也有你同辈的弟兄，对人处事也不要太过分，你骂大

① 跑二牌的，指过去帮助公差跑下手的人。

家是贱坯子，又把你自已摆在啥位子上去了？莫忘了你家也是无吃无穿的人，在公事场中跑下二牌，不要吃油了嘴连六亲也不认了！”杜海清这一席话不多，语气也很平和，分量可重有千斤。知道崔福友根底儿的人都在心内暗讲：骂得痛快，就是要刨他的老根儿；要不，他戴起脸壳不知羞哩！崔福友哑口无言，东瞧西看了几眼，勉强一挥手：“好，杜大伯，我们回头见吧！”说罢，他转身跑出大庙去了。

游沧海一直站在人群内看热闹，看见事情暂告一段落，正想细细打听一下原委，只听杜海清在喊：“自全，还是干我们的活儿吧！”“对，活儿要干，光吵架不行啊！”大家答应着又忙开了活路。游沧海走到杜海清身旁，也还是帮着做点事儿，似乎不在意地打听起来：“杜大伯，这位姓崔的弟兄，咋个这样横不讲理呀？”“呸！变了种的家伙，提起来又是可怜，又是可恨，不知要咋个才能对上他那把难开的锁啊！”杜海清摇了摇头，显然是不想说下去。游沧海也笑了：“变了种？那你当然知道他的根底儿罗！”“哎，说起来话长了！”杜海清言不几句，话不一席，游沧海听了却怒火千丈，气满胸膛。他的性子向来是明知山有虎，偏当打猎人。

原来，崔福友的爹名叫崔老槐，听老一辈人讲，他是在一棵老槐树下出生的。那阵儿老槐的爹妈，也是穷得上顿找下顿的干人，连坐月子都找不到一处落脚点儿，只好在一棵老槐树下，围上一圈破草席，借此略挡风寒。崔老槐长成人后，好不容易学了点手艺过日子，日积月累挣了几个钱成了家。干人的岁月，宁肯屋内添一斗，不肯锅边添一口。崔老槐成家后，接二连三地添了三个娃娃，全凭他那双手要养活

一家五口人，真是有点儿恼火啊！崔大嫂一心想找个生财之道，替丈夫松一松肩，也好养活三个娃娃。凑巧，俞华堂家正要找个女帮工，崔大嫂就托人去说情，要求俞家大院给碗饭吃。知道俞家大院厉害的人，都劝崔大嫂不要睁起眼睛去跳岩，注后后悔都悔不及。可是崔大嫂看着丈夫崔老槐为了生活苦奔忙，三百六十天没有个舒眉开眼的时候，三个娃娃黄皮刮瘦的象几只猴儿，一颗心就象掉进了油锅里。最后，她把心一横，不管它，低头进，埋头出，井水不犯河水，老老实实地干活，估量也惹不起啥风波，终于背着崔老槐到俞家大院上工去了。哪知道，刚干了三个月就飞祸临头了。一天清早，俞华堂叫人把崔老槐喊去，告诉他崔大嫂暴病身亡，俞家大院赏了一口棺材，收殓在后园角门外头，叫崔老槐领去安葬。崔老槐听了这号凶信，三步并成两步，赶到俞家后园角门，看见一副薄薄的火烧板匣子，上头盖着一张破草席，一副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他包着两眼热泪，喉咙内象塞着一团破棉花，虽有千言万语哪里还讲得出半个字儿来，扑在火烧板匣子上无声地抽泣起来。奉命来的狗腿子连声催促，说人死不能复生，快抬去埋了，不要弄脏了俞家的净土。崔老槐要求让儿子来见见他死去的娘，俞家大院传出话来，不准耽误时辰，叫崔老槐看一眼尽到夫妻之情就算了。崔老槐心里暗想：要是逆了俞家大院的意思，死者连火烧板也捞不到半块儿，只好狠着心肠答应了。几名狗腿子打开棺材盖，崔老槐扶着棺材，看看去世的妻子，哎！她竖眉瞪眼，咬牙切齿，还紧握着两个拳头哩！再仔细一看，颈子上为啥有指痕呢？崔老槐刚想要问个底细，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把他轻

轻地提离开棺材边，嘭的一声响，合上了木盖，叮叮咚咚！铁钉把棺材钉死了。崔老槐挣扎着奔过去，只听身后一阵冷笑：“嘿嘿，崔老槐，不要不识抬举！”崔老槐回头一看，俞华堂带着几分嘻笑站在旁边，抬手指着那副火烧板：“老槐，你屋里人暴病身亡，真是命薄吃不惯饱饭，三个月的时间，也没有给大院效多大的力，可是，人断了气也不能让她白骨现天呀！碰上这样晦气事儿，好歹主客一场，给她一副棺材收殓入土，也让四邻知道俞某的一点好处，你还不弄去铲几撮土盖上呀！”崔老槐明知死者有冤，哪里挡得住，那一伙饿狼般狗腿子强行把崔大娘埋了。

刚过不几天，这天崔老槐在那间四壁透风的落脚棚内替三个娃娃热一碗冷饭。老小四口人只有一大碗冷饭，大人舍不得吃留给娃娃填肚子，三份一分，哪一个娃娃都吃得舐口舐嘴地喊不够，六只眼睛泪汪汪地互相望着痛哭。崔老槐狠狠地在胸口上捶一拳头，摇摇晃晃地跨出棚子外头，只觉得头胀心慌，两眼发黑，咽喉发甜，胸口紧绷绷的难过，猛一张口喷出一口鲜血，噗的一跤，跌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三个娃娃连摇带喊，哪里还听得到半声回音儿啊！半晌，崔老槐清醒过来，微睁两眼一看，俞家大院的总管家何泛余独自坐在他的旁边，只见他头戴毡窝，身穿长袍，笼袜靸鞋，肩扛褡裢，嘴唇边吊起一只香烟，开口带着几分假笑：“嘿嘿！真是死得做官的老子，死不得讨饭的娘，娃娃又小，够你这个光棍爹拖呀！”一句话触动了崔老槐的心事，他看看三个娃娃，想想已死去的妻子，眼泪象决了堤的流水，滴滴嗒嗒地往下流。何泛余挪动了一下坐处，凑近老槐的耳边说：“算了，想开一

点儿，死的已经死去了，活着的还要活下去，不要拖垮了身体呀！”崔老槐冷冷地望了何泛余一眼，强忍住眼泪问他：“何大叔，你的来意，不妨明讲吧！”“哎，亲不亲故乡人嘛，来看看你们父子，也尽到一点儿乡土之情。”何泛余似笑非笑地回答着，稍停，又平静地补了一句：“顺便把你和大院的手续结一结，也算了却一件事。”“嗯？我和大院的手续？”崔老槐大吃一惊，忽一下撑起半个身子，两眼紧盯住何泛余：“我和大院素无来往，有啥手续啊？”何泛余大笑起来：“老槐，你咋个谈得这样干净，没有啥来往？也没啥手续？我问你，你老婆是谁安葬入土的？坟地又该咋个算呢？”“啥？棺材？地价？”崔老槐眼瞪得象核桃大，额上冒出来豆大的汗珠，他清楚地知道，这棺材、地价四个字的分量，如果认定下来，那简直是拴住他父子四人身上的绑绳呀！崔老槐放缓和点口气说：“何大叔，我屋里人死后的那几块板板，盖骨头的半席野地，都是俞大爷亲口讲的算做赙济呀！”“赙济？你也不打听打听俞家大院的规矩！”何泛余抬手画了个圆圈，又傲慢地一声冷笑：“这方圆一带地方俞家的佃户帮工不知道有多少，老佃户、老帮工和俞大爷打交道，哪家不是本利硬算，讲到赙济二字，俞家大院还没开过这样的例哩！”“那，我屋里人三个月的工钱，也该硬算呀！”崔老槐急得伸手拉住何泛余的衣服，向他索崔大嫂三个月的工钱。何泛余厌弃地挣脱开来，从褡裢内取出账本和一架小算盘，一面拨拉一面讲：“你屋里人帮工三个月，每月工钱二元，共计六元钱。棺材照市价十元，折半收五元；坟地一丘只算你十元；还有你老婆病时，用了二钱洋参吊气，也给你少算点儿，照市价折半优待，只收你六

元。剩下那些帮忙埋人的工钱伙耗，俞大爷开恩不要了。”崔老槐早已象轰雷震顶，脑子里嗡嗡乱响，根本没有听到何泛余讲了些啥话，只是瞪大两眼出神。后来何泛余把算盘摇得哗哗发响，才把他惊醒过来。只见何泛余拿出一张写好了的借约，又摸出个印泥盒子，叫崔老槐按箕斗。崔老槐哪里肯按，忿怒地吼起来：“这是一笔黑心账，不认！不认！”“不认就能算了事呀？”何泛余回头一招手，立即从附近跑过来几名狗腿子，凶煞煞地扑向了崔老槐。何泛余手一挥：“莫忙！把他大儿子带走，年纪虽小一点儿，叫他给俞大爷喂马，做工顶账吧！”几个恶棍横拖倒按地抓走崔福友。崔老槐冲上前去，被狗腿子一棍打昏倒在地上。乘崔老槐昏迷不醒的时候，何泛余拉起他的手，把他的手指在印泥盒内一杵，然后印在了那张借约上。这伙人一窝风地去了。崔老槐清醒转来，身边就只有两个幼小的娃娃，只好带起一块儿，再去俞家大院拚命。哪知道，连俞家的大门都没能走近，就被狗腿子打回来了。崔老槐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最后，他找了个胆大的人，把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从此，崔老槐头顶黄钱，身披冤状，带着两个孤苦伶仃的娃娃，流落到外地一去不复返了。

游沧海听杜大伯讲完崔福友的身世，直气得他双眉倒竖，两眼圆睁，咬牙切齿，忿忿不平。他低声问道：“杜大伯，这个帮崔老槐写冤状的老人还在吗？我倒很想去拜望这位侠肝义胆的老人家哩！”“嘿嘿！你也过分夸奖他了，过几天我领你去拜望拜望他吧！”杜海清爽快地答应了，忽而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哎，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罢了，尽管在这件事上

端了俞华堂的底儿，也没有扳动俞家大院半根汗毛。而今俞华堂反倒当了镇长、团防局长、商会会长，帮会上的舵把子，一掌几颗印，进出太平镇，风是风，火是火。他儿子俞宏昭又是保安联防清剿司令部的第三大队长，哪个敢动他家一指头儿啊！”“哼，真是一方之霸呀！”游沧海气极地一挥手，啪的一声响，把搁颜料的架子碰动了。簸箕里的几个颜料碗摇晃了几下，五颜六色的颜料水滴滴嗒嗒往下流，把地皮染花了一大块儿。游沧海很快地平静下来，抱歉地向杜海清陪话：“嘿，杜大伯，你看把颜料都打泼了，咋办？要不，我去买点来吧！”“算了，哪里不抛撒一点儿，这里还有没对完的颜料嘛！”“嗯，我太粗心了。”杜海清笑着看游沧海，低声纠正他的话：“不对，不是粗心，是听了俞华堂的横行霸道，你太气忿了啊！”这会儿他好象想起了啥往事，又轻快地笑了：“你这算啥粗心，我有个老朋友，大家喊他唐三叔，会一套石匠手艺，他听了这件事情，气得两锤把快修好的石磨槽都砸碎了，那位比你的气更大哩！”游沧海微微地一点头，没有立刻回答他。杜海清感慨地摇着头，好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在问游沧海：“哎，可惜这太平镇搁错了地方，如果能搬一搬就好了。”“你要搬家吗？”“不，我这号手艺人也无家可搬，我是讲把太平镇搬个家。”游沧海惊奇地盯住杜海清：“嗯？把太平镇搬到哪里去？”杜海清向四面看了看，见没有人留心他两人的谈话，这才把声音放得更低一些：“如果太平镇是座落在遵义附近的话，俞华堂早就过不成这个年了，年前过赤水入川的那只部队能饶了他吗！”游沧海微笑着点点头，没有往下讲。眼看天色不早了，大家忙着赶做手里的活儿，怕是耽误了

活，俞华堂来了不好交待。

初春的夜晚，冷风透骨，僵手僵脚。大家忙了个通夜，总算把要做的活儿做完了。把五条彩龙头尾扎好，把一节一节的龙身连起来，一排一排地靠墙边竖着，只等把龙衣上好，就算全部完工。干完了活儿的人都围在一堆炭火旁冲壳子①，比比划划地谈得很热闹。天刚大亮，大家又忙乱起来，洗脸化妆，收拾打扮。所有的灯节玩艺儿，都要到镇公所去集合，承头办灯的会首和镇长俞华堂来检查，要看不出有缺陷才算交差哩！一队一队的玩艺儿都陆续地带出去了，只有那几条彩龙还动不了。没有龙衣，只是一条条的光架架儿，咋能带出庙去呢？几十个穿彩裤涂红脸的青年人，都在焦急地打听：“喂！咋搞的，龙衣还不送来，彩龙不在前，哪能叫么妹领了先呀！”“嘿嘿，抢先不抢先，么妹还是么妹，它能和龙灯比吗？”“掉梢了总不好嘛！这是哪几个裁缝师傅包的工，到这时节还不交货？”“哪个愿包这号工，全是派下去的活路，听说是帮净忙，当然嘛，忙要帮，也要照顾到横起这一划②呀！”“也倒是，心里不痛快，手脚慢嘛！”大家一边议论，一边注视着庙外。突然，从外头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脚根还没有站稳，就招着手大喊：“快！快！把龙衣给穿上带走，俞大爷派人催了几回了！”大家这才看清楚，这人是灯头儿何二甲，只见他手里抱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龙衣，拖拖拉拉，零零散散。大家急忙接过来，分头给光架架儿的龙身穿起来：“喂！何么爸儿，还差一条啊！”“哎，有几条走几条，剩下的回头就补上，

① 冲壳子：聊天儿的意思。

② 横起这一划：指嘴。